

## 即拍攝影 (Snap Shot)小史到網絡世界

王振煥

記得小時候，「爸爸想買一部單鏡反光相機 (Konica DX)」是一件要開家庭會議的大事，那個年代，一般家庭都有一至兩部「傻瓜機」，能夠擁有一部相機並非易事。今天，試試數一數你身上的鏡頭：手機、電腦、電子遊戲機、電子手帳……，這代表影像跟我們的生活已完全無法分開，分不開拍攝生活或攝影本身已是生活，我們正處於一個有趣的影像年代。

對於不懂攝影的人而言，「傻瓜機」出現之前，要拍攝生活照實在是大費周章的事。今天，只要我們拿起自動照相機，不一定要懂得光圈快門的關係，不需要懂得調教焦距，亦無需穿起華麗衣飾及弄個型格髮型跑到影樓，只需按鈕，便能拍到清晰無誤的相片。「傻瓜機」使人很容易便能擁有私人的相片紀錄，成立意義上真正的私人攝影，構成繪形繪聲的個人歷史。這種深入生活，無需加以詳細思考及計算的隨手拍行為稱之為即拍攝影 (Snap Shot)。

班雅明於1931年完成了《攝影小史》，記錄了早期攝影約70年間的發展。筆者希望借這次機會，書寫往後至今的攝影發展點滴，把筆者過去6、7年間在不同媒體發表有關攝影小故事的文章梳理一次，處理有關即拍攝影(Snap Shot)的發展。

本文主要分三個部份，第一部份是一段於2007年才被發現的19世紀早期攝影故事，從中看普及影像的啓示；第二部份是即拍攝影的發展；最後是即拍攝影與數碼網絡的思考。

## 第一部份：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

2007 年 5 月 26 日<sup>1</sup>，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(Lot 2)以 567.600 歐元成交，約 618 萬港元，拍賣行位於維也納的WestLicht Gallery – 西光畫廊。這次拍賣令這台於 1839 年在法國製造的最古老的相機（那是一個「Photography」一字仍未被認知的年代）同時成為世上最昂貴的相機。

拍賣的成績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是世上已被認知的唯一一台由 Susse Freres 生產的 Daguerreotype(銀版攝影)相機，生產時間約為法國政府向 Louis Daguerre 購入專利後的一個多月，是世界第一台商業生產的相機，創造了世界第一個相機「品牌」誕生的歷史，其餘現存同款的相機都是由 Louis Daguerre 妹夫 Alphonse Giroux 生產，約有 10 台。

## From Heliography to Daguerreotype<sup>2</sup>

19 世紀的 20 年代，光影開始被記錄下來，最早被「永久」記錄的影像出現於 1824 年法國，發現家 Nicéphore Niépce（尼葉普斯）花了 20 多年的時間研究，把這個把攝的過程名為 Heliography，解作 Sun Writing，名副其實 Sun Writing，Heliography 必需在日光拍攝，而曝光時間是 8 小時，沒錯，是一整天日照時間。

Nicéphore Niépce 清楚知到這不是他追求的，所以他找到了同樣著名的法國發明家 Louis-Jacques-Mandé Daguerre（達蓋爾）合作。達蓋爾是一位闊幕佈景和舞台設計師，其中有名的發明是獨特的 Diorama 劇院，Diorama 是以特別的一層層佈景裝置，令視覺上產生立體感，當時 Diorama 在巴黎非常風尚，把 Diorama 縮小，

---

<sup>1</sup> 原為筆於維也納採訪報道，《cameracafe》，《305, 306 Milk》，2007 年 5 月。

<sup>2</sup> 可參考《老相機俱樂部》，魯道夫·希爾布朗特·君特·卡特魯博克著，譚艷萍，盛志胤譯，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3 年。原著(德) “Photo Graphica. Die Faszination klassischer Kamera” by Rudolf Hillebrand/Gunther Kadlubek Battenberg Verlag 1998.

放在一個小箱中，加上玻璃鏡和燈，就是晚清時期傳入東方的「西洋鏡」。「拆穿西洋鏡」就是說 Diorama 不是真的立體影像，只是巧妙的平面圖佈局。

Nicéphore Niépce 和 Louis Daguerre 共同研究由 Johann Heinrich Schultz 在 1724 年發現的銀鹽曝光化學現象，把技術用在固定紀錄光影，可惜 4 年後 Nicéphore Niépce 於 1833 年去逝。其後，Louis Daguerre 獨自繼續研究，成功把影像曝光在銀銅版上，而曝光時間大大縮減至 10 至 20 分鐘，令攝影成像時間變得合理，並在 1839 年 1 月 9 日在法國科學院公佈了 Daguerreotype—銀版攝影技術。同年的 7 月 3 日，法國政府以 10000 法郎把 Daguerreotype 專利買下來，並把銀版攝影技術公諸於世。現代攝影就是這樣在 1839 年展開了。

### **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1839**

就是法國政府一個決定「don au monde」(Free to the World)，使攝影科技在一個公開的環境下高速的發展。就好像光纖之父高錕一樣，把他的研究成果公諸於世，令光纖在醫學、建築工程、通訊和互聯網得到了連他本人也想不到的發展。Susse Freres (解作 Susse Brother) 是世上其中一個最早出現的相機「品牌」，它本身是文具供應商和出版社。1839 年 8 月 23 日，Susse Freres 在《Gazette de France》登了一篇廣告「Order an officially licensed Daguerreotype at Susse Brother」。當年的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相機是 350 法郎，而說明書也要賣 2 法郎。

### **Giroux VS Susse Freres**

現存在世的第一代Daguerreotype只有約 10 台，機身旁邊有一個由Louis Daguerre 簽名的貼紙，已是多間博物館的館藏。而這次的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相機和說明書的發現，是第一次有實證證明在銀版攝影專利公開的一個多月，攝

影的商業市場已經出現，而專門研究 19 世紀攝影史的專家 Michel Auer<sup>3</sup>負責鑑定這台相機，他細心檢測這台機，他比較現存的 Giroux 相機，再翻閱法國專利局存檔，這台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是與 Louis Daguerre 當年的設計和功能是一樣的，以他的認知來說，這台應該是存世唯一一台 Susse Freres 的 Daguerreotype 相機，起碼是被發現的唯一一台。西光畫廊及 Leica Shop 負責人 Peter Coeln 也說：「This discove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human being」，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填補了一個攝影發展史的空白。

## 第二部份：即拍攝影(Snap shot)發展 4

班雅明在《攝影小史》中寫道：「法國政府見發明人在申請專利時遭到困難，就趁勢攫取了他們的發明，給予補償後，便將這項新技術公諸於世。」<sup>5</sup> 也許就像班雅明在文中所說，攝影技術在這麼一點不光彩的背影下誕生，法國政府不但沒有以此圖利，相反把這個技術向世界開放，除了可以展示大國國力外，這個決定使冷冰冰的科研成果成為不同人的影像故事，好像這個技術是注定了服務世界人民的使命。

## Eastman Kodak-輕便攝影誕生<sup>6</sup>

1888 年，攝影誕生後約半個世紀，攝影技術在大西洋的另一邊大放異彩。紐約的 Eastman Dry Plate & Film Co. 推出了世上第一台菲林膠卷相機 — Kodak 相機，它是一台內藏一卷可拍 100 張照片負片的相片，客戶拍畢照片後，需把底片和相機交回 Eastman 沖灑。按今天的準則來看，簡直是不可想像，但這台相機使攝影離開了大木箱，讓我們可以把光影握在手心中，大大提高了攝影的流動性，

---

<sup>3</sup> Michel Auer-法國相機史學家，是 19 世紀攝影專家，著作包括 1975 年出版的《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amera from 1839 to the present》

<sup>4</sup> 部份內容改編始筆者文章《Shoot anytime one likes》，《Cream》 2004 年 2 月。

<sup>5</sup> 華特·班雅明著，許綺玲譯，《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》，台灣攝影工作室出版，1998 年，頁 11。

<sup>6</sup> 陸建民著，《古懂相機》，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，1998 年，頁 43。

直接影響了往後相機市場研發的方向，更重要的是影響了攝影的題材，使攝影更貼近了人的生活，影響了攝影與人的關係。由於這個概念的成功，Eastman Dry Plate & Film Co. 後來也改名為 Eastman Kodak。

### **Leica-被「24x36」記錄的世界<sup>7</sup>**

Leica 是光影史上一個重要的品牌，第一個重要的「發明」是確立了「24 X 36」mm，1913 年對 LEICA 最重要的人物— Oskar Barnack，成功研制了第一台 LEICA 的 Prototype —Ur-Leica。由這一刻開始「24 X 36」將成為世界最普及的菲林制式。「24 X 36」是一個神奇的小窗門，美學上合乎了黃金分角的比例，本身已是一件藝術品，不過它的靈魂始終是攝影。「24 X 36」配合了 LEICA L 和 M 系的高度機動性、靈活性和鏡頭的解像度，攝影師可更方便的拍攝，「24 X 36」徹底地改變了攝影的形態。

### **即時的攝影樂趣-Polaroid**

1948年，Dr. Edwin Land發明了第一部One-Step Photography相機 — Polaroid 95 Land Camera，簡化了沖片及沖曬的繁複程序。利用Polaroid拍攝，由按下快門、滿心期待、接過相片至看到漸漸浮現出來的影像，整個過程都只需數分鐘（這是1972年的技術，早期的Polaroid是待拍攝後，把菲林和相紙一同拉出，過程間顯影劑在中間滲透，特數秒至數分鐘後，把相紙翻開。）大概大家都試過跟多位朋友在鏡頭前擠在一起，同時抑首大笑，然後拿著油性麥克筆，輪流在相片上塗鴉。這種立竿見影的攝影，亦因為Polaroid的相機穩定性不高，常有顏色及構圖的偏差，造成不少意料之外。在這裡，攝影的行為比攝影的結果更為重要。

---

<sup>7</sup> 部份內容改編始筆者文章《This is not a Camera- 究極光學機械主義》，《Milk China》創刊號，2006年。

## **Polaroid藝術—David Hockney**

羅蘭·巴特曾經在《明室》寫過，「用拍立得(Polaroid的台灣譯名)很有趣，但是結果卻強差人意，除非有偉大的攝影家介入。」<sup>8</sup>

每一種媒體總有對其特別看得透徹的創作者，將其特性發揮的淋漓盡致，並使藝術家不屑一看的媒體踏進藝術館的門檻。David Hockney於同一空間的不同角落拍下相片，又拍下室外環境，將細細碎碎的空間相片拼湊起來，成爲一幅巨型的影像，再以Polaroid拍下成爲一張即影即有作品。

David Hockney這一組相片，時間和空間混淆，成爲一個由處於不同時間的空間組成的不存在時空。另一方面，他認爲人眼睛所看到的事物，都必先透過眼睛的活動，並收納事物的細部再重組。David Hockney借Snap Shot及Polaroid呈現的概念及深度思考，爲這些被認爲無技術可言的玩物相機確立了其成爲創作工具的地位。

## **Insider-走進攝影現場—Nan Goldin**

美國後嬉皮士Nan Goldin利用傻瓜機記錄朋友的平常生活，她的作品毫無忌諱地暴露自己及其朋友的私密生活時刻，鏡頭下都是朋友剛睡醒而衣衫不整的模樣、濃妝艷抹的易服男生，她也拍下一些她跟友人做愛後的照片。傻瓜機協助整個拍攝過程能順利進行；我們實在無法想像是Nan Goldin 拿著傳統手動相機調教光圈及焦距，會朝她的興致澆了多少冷水。這些照片沖曬後，令這位走到現場主動拍攝的攝影師驚嘆不已。1986年，她發表了作品集《The Ballad of The Sexual Dependency》，收錄了她跟男人做愛後的距離的作品，其中一張照片，男人坐在

---

<sup>8</sup> 羅蘭·巴特著，許綺玲譯，《明室》，台灣攝影工作室出版，1995年，頁19。

床沿抽煙，而她則在床上抱著枕頭似在凝望著他，這作品展示了她雖然身在其中，卻從不察覺的事情。「我從不知道二人的距離這樣遠，就在我們剛剛才如此接近之後。」她說。

Nan Goldin的作品不乏其易服癖及同性戀朋友的寫照，在她的作品中，可見到當中部分人物在書的半部分都很健康，而在書的後半部卻面色蒼白容貌消瘦地站在相片中，她後來重看自己的作品時，赫然發現不少朋友都因愛滋病過世。她曾將此一系列的照片帶到美國於各城市展出，宣揚愛滋病的訊息時，引來極大的迴響，各地嬉皮士紛紛站起來跟她分享個人經歷。作為後嬉皮士，並參與在拍攝環境的活動中Nan Goldin—攝影現場的Insider，似乎比所有只執著於專業攝影機的攝影師，更能夠道出現實的真相與當時的氛圍。

### 隨手紀實性

Nan Goldin引證了傻瓜機在其意義上的功能 — 讓所有人都能成為在攝影現場的Insider。如於70- 80年代紅極一時的平面設計師如橫尾忠則及荒木經惟，於90年代創辦的攝影雜誌《Out Of Photographers》體現了Insider Photography的紀實魅力。全書的作品收錄了由非專業攝影師的作品，當中多為他們在不同場境、不同場合及時間拍攝的snap shot。這些技術參差的作品，完全脫離傳統攝影的審美準則，而是將這些snap shot集合所表現攝影者對被攝者的主觀投射，以致攝影的紀實性，卻脫離了構圖或用光等攝影美學論，引人注目。

### 90年代的Snap Shot-Lomography-個人的影像故事

Insider 第一現場的概念在 90 年代得到了驚人的發展。一個由維也納展開的影像革命 - Lomography，在 1992 年開始。1992 年的東歐正一步一步的開改，仍有著神秘的色彩，兩位維也納的學生—Matthias 和 Wolfgang 到東歐遊歷，在剛剛成立的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，發現了一台由前蘇聯生產的輕便相機 Lomo

LC-A，價錢 只是相當於今天約 1 歐元，所以便賣了兩台試玩。

他們兩位都沒有藝術背景，也完全不懂得攝影，所以他們胡亂的拍，結果卻拍出了對當時來說非常「前衛」的影像，加上那台 Lomo LC-A 的「特色」：影像四邊有暗角、過艷的色彩及反差、不穩定的曝光和因長時間曝光而出現的模糊較果，這些本來是相機設計「問題」的特點，令他們的影像看起來別具隨意的美。

他們開始在維也納舉辦展覽和派對，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由於他們都是以 Lomo LC-A 相機拍攝，所以就以 Lomography 形容自己的作品，又成立 Lomographic Society 來推廣 Lomography 文化。他們創立了「10 Golden Rules」，確立了 Lomography 的攝影風格和態度。他們成立 LomoWorldArchive，聲言要以影像記錄全世界。不用多少時間 Lomography 的 Snap Shot 概念便在奧地利和一些中歐地區發展起來。

雖然Lomographic Society推廣的是以新的思維來利用傳統的菲林攝影，但早在 1995 年已經趕上web 1.0 的世代，成立了[www.lomography.com](http://www.lomography.com)。有了互聯網的配合，Lomography的概念發展得很快，在短短的時間內，超過 50 萬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登記成會員。越來越多人希望在自己所住的地方城市成立類似的組織，由於當時Lomographic Society沒有公司的概念，所以沿用一個「社群—Society」和「理想國—utopia」的概念，紛紛地在世界各地組織起「Lomographic Embassy」，而所有的負責人稱「ambassador」，總部稱「Lomo Wonderland」設於維也納。而兩位發起人Matthias和Wolfgang以「President」自稱(不過不是民選)。在全 30 多個城市，都有Lomographic Embassy，而且當中不只是國際性的大城市像香港、東京、紐約或倫敦，就連當時仍不算發達的曼谷、東歐國家如斯洛伐克或當時剛結束內戰的塞爾維亞和黑山也有Lomographic Embassy。

## **Snap Shot踏入大眾媒體**



這種活像捕獵性的攝影方法 — Snap Shot，吸引了不少攝影師運用於商業相片上。日本的《Fruit》雜誌跟香港的《Milk》就曾利用Snap Shot來拍攝街頭時裝文化，被攝者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頭，攝影師借自然光將其拍下。Terry Richardson 替意大利時裝品牌 Sisley 拍攝的宣傳圖片，強烈地捕捉寫實風格跟一貫的宣傳照大相逕庭。照片中的模特兒擺出具有色情意味的姿態，眼睛因閃燈而亮出紅點構圖並非令人容易接受的突兀，這一切在傳統攝影角度裡所認為的差誤，Terry Richardson都一一紀錄下來，凸顯了攝影師於拍攝現場的存在。

Snap Shot因為傻瓜機的興起而打定基礎，攝影不再只局限於沉重的藝術，或是背負紀錄歷史意義的工具。人類的歷史影像亦不再只操控在攝影師手上，所有人隨手拍下的照片都可能成為後人的野史。攝影成為所有人隨手拈來的玩意兒，以攝影作為娛樂，在Polaroid的即影即有相機風行後再次被強化。對香港人來說，從小至大，攝影就是節日裡不能缺少的集體活動，攝影能幫助我們完成留住一刻的任務。

### 第三部份：數碼世代的 Web 2.0

我們站在一個怎樣的影像年代？一個告別「百萬」像素，進入「千萬」的數碼世代；一個影像開放的年代，一按快門，影像極速傳送，分享天下的年代；還是一個影像與生活不可，影像見證了存在，而我們也透過影像體驗存在的年代？

影像佔我們生活的比重越來越重要，就算沒有刻意帶「相機」在身，你總是有「製造影像」的工具，手機是相機，相機又可拍錄像，聽 MP3，MP3 機又可以看照片，今天已經很難找「純粹」拍攝一瞬間的相機了。

### 從瞬間影像到定格的錄像

不久之前，維修相機的師傅，也必然是維修鐘錶的專家，因為相機的機械原理與鐘錶的機械是一樣的，相機的原理就是控制光進入機子的亮度和時間，兩者的唯一分別就是鐘錶是不停的走動到體驗時間；而相機是凝固瞬間來見證時間。今日大部份的數碼相機或有拍攝功能的手機都是沒有快門的，其實原理是開動了錄像機，然後由錄像中拍影像定格，影像由現實光影的瞬間變成虛擬的定格。

不知不覺，數碼這種感覺科幻的事物，已經完全進入了我們的生活。上世紀的30年代，班雅明在《機械複製年代的藝術作品中》探討了因科技而出現的藝術文化景象轉變，闡述藝術無產階級化，重新定義現代藝術，並預言了傳統「美」古老工業的徹底改變。

### 即時的快感

Vilem Flusser所著的《攝影的哲學思考》<sup>9</sup>中提及攝影活動受到相機和按下快門的快感所影響，數碼相機的即時性，令這種快感放大，按下快門便馬上看見成果，這種經驗使我們在鏡頭前做出不同的動作，立即與人分享，攝影的過程變成一種與人溝通的方法。攝影本身成爲一種活動，同時能立即看到成果，使人更容易掌握攝影，數碼相機使攝影進一步普及和非專業。

### Pedro Meyer與Zone Zero

Pedro Meyer是一個在數碼影像上一個很重要的攝影師，他既是墨西哥攝影師，又是傳統的紀實攝影師，踏入90年代，他率先應用數碼科技在自己的作品中，大量使用電腦合成技巧。1993年他成立《Zone Zero》雜誌，後來又設立網頁zonezero.com，探討數碼的影像世界，並定期在網上發表Photo Essay，最新的是

---

<sup>9</sup> 李文吉譯（1994），《攝影的哲學思考》，台北：遠流。（原著Vilem Flusser. [1984].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.）

《Vanishing Evidences》、《Photographing at night in Mexico City》，外形有點似 Visual Diary，Pedro Meyer充分應用了數碼影像和網絡世界的優點和特質。

### 即時的無地域溝通

記得8、9年前，仍是大學生的筆者，隨交流團到東京，在前往多摩美術大學的車途中，當地學生和教授正嘗試替一輛旅遊巴士拍照，即時傳送到另一輛旅遊巴士，當時各人都讚嘆不已。一年後再到日本，數碼相機已植入J-Phone中。去年美國Apple電腦公司推出了iphone，它近乎沒有使用說明，也沒有功能表，因為原則上iphone只是一個可打電話的平台，電話只是基本功能，iphone的程式平台是公開的，也就是說誰都可寫iphone程式，有千萬個可能。

其中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程式是「iFlickr」。大家只需在有無線網絡覆蓋的地方拍照，一按「快門」，拍下的影像自動上載到Flickr.com的個人戶口內，影像以史無前例的極速傳播。

### 由銀鹽到網絡世界

德國攝影大師August Sander 於 20、30年代的作品「二十世紀人」，記錄德國不同社會階層的人，可說是街頭Snap Shot的開山祖師，日後有不同形式的追隨者。90年代的snap shot文化，大家追求更後現代的個人主義和人文主義，更個人的故事，這種文化巧遇慢慢普及的數碼世代和網絡世界，電子相簿、影像日記等的事物出現，形成前所未有的文化景像。普普藝術大師Andy Warhol<sup>10</sup>曾說過「在未來，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」(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)，在這個影像和資訊爆炸的年代，大家都不只是15分鐘的明星。在Web 2.0的世界，在虛擬的網絡世界，多少發佈的平台，由5、6年前個人網誌(Blog)

---

<sup>10</sup> 安迪·沃荷著，盧慈穎譯，《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》，三言社出版，2006年，頁1（原著Andy Warhol. [1975]. 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.）

的流行，到今日的網絡影像社區 Flickr及交友社區 Facebook，全是開放的平台，一按能通天下。

2005年Thomas L. Friedman在文章 ‘It’s a Flat World, After All(2005)’<sup>11</sup>提出了

「Globalization 3.0」的概念：

“Globalization 3.0 (which started around 2000) shrank the world from a size small to size tiny and flattening the playing field at the same time... and in how it is empowering individuals...and also by a much more diverse...you are going to see every color of the human rainbow take part.”

Friedman提出的Globalization 3.0 剛好與Web 2.0相遇(或同質上是同一件東西)，紐約《時代雜誌》公佈2006年「風雲人物- Time’s Person of the Year」時，結果令人非常驚喜，因為是答案是：YOU，指的是你和我，更準確的是網絡世界的人。隨著Web 2.0的急速發展，Youtube和Wikipedia是當年大家「得獎」的原因，時至今日，這個得獎的理由越來越「充實」。

由Daguerreotype到Globalization 3.0，我們不再只需要處理影像產生時的技術關係，更重要是處理影像與自己和世界的關係。

---

<sup>11</sup> 《時代雜誌》 <http://www.nytimes.com/2005/04/03/magazine/03DOMINANCE.html?>

## 參考書目

Cat，〈Shoot anytime one likes〉，《Cream》，2004年2月。

\_\_\_\_\_，〈This is not a Camera—究極光學機械主義〉，《Milk China》創刊號，  
2006年。

\_\_\_\_\_，《305, 306 Milk-Camera》，2007年5月。

《時代雜誌》<http://www.nytimes.com/2005/04/03/magazine/03DOMINANCE.html?>

安迪·沃荷著，盧慈穎譯，《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》，三言社出版，2006年。（原  
著 Andy Warhol. [1975]. 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.）

李文吉譯，《攝影的哲學思考》，台北：遠流，1994年（原著 Vilem Flusser. [1984].  
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.）

陸建民，《古懂相機》，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，1998年。

華特·班雅明著，許綺玲譯，《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》，台灣攝影工作室出版，1998  
年。

魯博克著，譚艷萍，盛志胤譯，《老相機俱樂部》，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3年。

羅蘭·巴特著，許綺玲譯，《明室》，台灣攝影工作室出版，1995年。